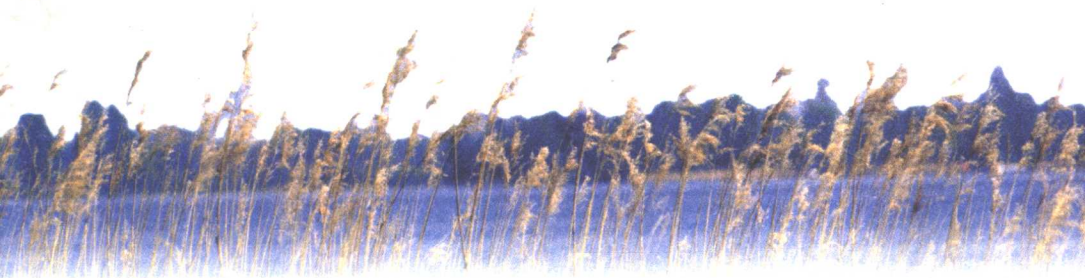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湾) 萧丽红 / 著

千江有水千江月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台湾) 萧丽红 / 著

千江有水千江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6-2401 号

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江有水千江月/萧丽红著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

ISBN 7-02-005624-5

I. 千... II. 萧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8509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

责任编辑:陈阳春

装帧设计:张志全

千江有水千江月

Qian Jiang You Shui Qian Jiang Yue

萧丽红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01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9.5 插页 2

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

ISBN: 7-02-005624-5

定价 22.00 元

小说男主角、台北青年大信初到嘉义县布袋镇，经女主角贞观导游地方，两人因而相恋。后来贞观至台北上班，大信至金门当兵，两人之间的情愫产生变化。

作者的叙述充满了台湾民俗的瑰丽与趣味，而贞观与大信古典又含蓄的恋情，为这个时代逐渐失去的纯然恋歌，悠悠地低吟了一遍……

萧丽红，一九五〇年生，台湾省嘉义县布袋镇人，现专事写作，代表作品为《桂花巷》、《千江有水千江月》，以及《白水湖春梦》三部，其中《千江有水千江月》为联合报长篇小说大奖作品，该书英译本于二〇〇〇年三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特约策划 / 彭 伦
责任编辑 / 陈阳春
装帧设计 / 张志全

贞观是出生在大雪交冬至彼时；产婆原本跟她外家阿嬷说：“大概霜降时节会生。”可是一直到小雪，她母亲仍旧大着腹肚，四处来去；见到伊的人便说：“水红啊，拖过月的囡仔较巧；你大概要生个状元子了！”

她母亲乃从做姑娘起，天生就的平静性格，听了这般说话，自是不喜不惊，淡然回道：“谁知啊，人常说，百般都是天生地养的……谁会知呢？！”

贞观终于延挨到冬至前一天才落土，生下来倒是个女儿，巧拙尚未分，算算在娘胎里，足足躲了十一个月余——

到她稍略识事，大人全都这么说笑她：“阿贞观，人家都是十个月生的，为什么你就慢手慢脚，害你娘累累、挂挂，比别人多苦那么两下？”

贞观初次听说，不仅不会应，还觉得人家问得很是，这下缠住自己母亲问个不休；她母亲不知是否给她问急了，竟教她：“你不会这样回：因为那天家家户户都搓冬至圆，我是选好日子来吃的。”

问题有了答案，贞观从此应答如流，倒是大人们吃了一惊；她三妗还说：“我们阿贞观真的不比六七岁的囡仔……到底是十二个月生的!!”

乍听之下，贞观还以为自己生得是时候；后来因为表姊妹们一起踢毽子，两人都是二十六下，银蟾一定要说自己赢。

“为什么？”贞观笑问道，“不是平吗？”

银蟾说：“数目相同，就比年纪；你比我大一岁！自然算你输！”

贞观不服，问她几岁，银蟾说是六岁，贞观啊哈一声笑出来：“说平你还不信，比什么年岁，我也是六岁啊！”

银蟾嗤鼻说她：“谁说你六岁？正头算？还是颠倒算？”

“六岁就是六岁，怎样算都是六岁！”

银蟾收起毽子，推着她往后院走：“好！我们去问!! 随便阿公，阿嬷抑是谁，只要有人说你六岁，我就输！”

后院住的她三舅，三妗；芒种五月天，后园里的玉兰、茉莉，开得一簇簇，女眷们偶尔去玩四色牌；那房间因吃着四面风，凉爽加上花香，一旦知滋味，大家以后就更爱去，成了习惯。

二人一前一后，才踏入房内，见着她母亲背影，贞观就问：“妈，我今年是几岁啊？”

大人们先后回过头来，唯有贞观母亲静着不动，伊坐在贞观大妗身旁，正提醒那红仕捡对了。

这下贞观只得耐心坐下来等着，谁知一旁她二姨开了口：“阿贞观肖牛，肖牛的今年七岁！”

像是气球一下扎了针，贞观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；银蟾见此，立刻挨到她身旁坐下，抓了她的手轻拍着，却又仰头帮她询问：“贞观是说，我们读同一班，为什么我是六岁？”

“人家银蟾属虎！”

“属虎六岁？……为什么属虎就六岁？”

贞观这一问，众人差不多全笑了起来，连她母亲都抿了嘴角笑说道：“你今日是怎样？跑来番这个？”

说话的同时，她二姨等到了四色卒；于是众人放下手上的牌，重新和局。

她大妗伸手按了贞观的肩头，说是：“阿贞观，大妗与你讲，生肖岁数是照天地甲子算的，牛年排在虎年前，当然牛年的人大一岁！”

贞观这下问到关头来了：“可是，大妗，我们只差一个多月，银蟾只慢我四十二天！”

这下轮到她三妗开口了，伊一面替赢家收钱，一面笑贞观：“照你这样算法，世间事全都算不清了；你还不知道，有那廿九、卅晚，除夕出生的，比起年初一来，只隔一天，不就差一岁吗？”

贞观一时无话。

她三妗接下道：“等你大了，你才不想肖虎呢，虎是特别生肖，遇着家中嫁娶大事，都要避开……对了，你还多吃一次冬至圆呢！你忘记了？单单那圆子，就得多一岁！”

众人又笑；贞观腮红面赤，只得分说：“——其实……人家也

没吃到——”

话未完，只听得房门前有人叫贞观，她待要起身，先听得她三姪笑唤道：“四婶，四婶，你快进来听！阿贞观在这里计较年岁，跟汤圆赖账呢！”

2

小学六年书念下来，贞观竟是无有什么过人处，虽说没押在众人后，倒也未曾领人先，拿个温吞吞第七名，不疾不缓，把成绩交上去；她母亲大概失望了，说了她两句，她外公却开口替她分明：“水红，你这句话层叠，想想看，你自己五叔念到东京帝大的医学士，也算得人才的，你知么？他到了上中学校，还一直拿第二十名呢！古人说大只鸡慢啼，提早会啼的鸡，反而长不大，小学的成绩，怎么就准了呢？”

她母亲不作声；她外公又言道：“你听我说：女儿不比儿子，女道不同男纲；识者都知，闺女是世界的源头，未来的国民之母，要她们读书，识字，原为的明理，本来是好的，可是现时不少学校课业出众的，依我看，却是一点做人的道理也不知，若为了念出成绩，只教她争头抢前，一旦失去做姑娘的许多本分，这就因小失大了——”

贞观觉得外公这话正合她的心，更是聚会心神来听。

“儿子不好，还是一人坏，一家坏，一族坏，女儿因负有生女教子的重责，可就关系人根、人种了，以后嫁人家为妻做媳，生一些惶恐、霸气

的儿女，这个世间还不够乱啊？”

贞观想着外公的问话有理，因为今天早上，她还看到两个男生在巷口打架。

“从前你阿祖常说的：德妇才生得贵子。又说：家有贤妻，男儿不做横事。由此想来，才深切知道女儿原比儿子贵重，想开导伊们，只有加倍费心神了！”

“阿爹见的是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明儿等伊联考考完，叫她天天过来跟我念千字文！”

考完初中联考，贞观其实是无甚把握，然而心里反而是落了担子的轻松；到底这六年的学业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。最兴奋的，还是可以过外公家去念《妇女家训》、《劝世文》。

她外公有大小一二十个孙子，除了她五舅未娶，其余都已成家。大舅早岁被日本兵征到南洋当军，十几年来不知生死。她大妗守两个儿子银山、银川过日子。二舅、三舅各有二男二女：银城、银河、银月、银桂、银安、银定，银蟾、银蝉。四房是一女一男：银杏、银祥，再加上贞观这班外孙儿女有事没事就爱回来，一个家不时的闹热滚滚。

开始与外公读书以来，贞观第一句熟记心上的是《劝世文》的起头：“天不可欺”、“地不可亵”、“君不可罔”、“亲不可逆”。

刻骨铭心以后，她居然只会从头念起；也就是整段文字一从中间来，她便接不下去。

一次，外公叫她们分段背，先由银月念起：“师不可慢”、“神不可

瞒”、“中不可侮”、“弟不可虚”、“子不可纵”、“女不可跋”。

跟着是银桂：“友不可泛”、“邻不可伤”、“族不可疏”、“身不可惰”、“心不可昧”、“言不可妄”。

再来银蟾：“行不可短”、“书不可抛”、“礼不可弃”、“恩不可忘”、“义不可背”、“信不可爽”。

当银蝉念完：“势不可使”、“富不可夸”、“贵不可恃”、“贫不可怨”、“贱不可凌”、“儒不可轻”时，贞观竟忘了要站起来，因为她还在底下，正小声的从头念起——

读《千字文》就更难了，字义广，文字深，十几天过去，贞观还停在这几句上头：“空谷传声，虚堂习听”、“祸因恶积，福缘善庆”、“尺璧非宝，寸阴是竞”。然而愈往后，理念愈明；书是在读出滋味后，才愈要往里面钻，因为有这种井然有序，心里爱着——“乐殊贵贱，礼别尊卑”、“上和下睦，夫唱妇随”、“外受父训，入奉母仪”、“诸姑伯叔，犹子比儿”、“孔怀兄弟，同气连枝”。

等念到《三字经》时，更是教人要一心一意起来；从“——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”、“弟子长，宜先知，首孝弟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”到“犬守夜，鸡司晨，苟不学，曷为人，蚕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，不如物，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上利国，下便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——”

贞观是每读一遍，便觉得自己再不同于前，是身与心，都在这浅显易解的文字里，一次又一次地被涤荡、洗洁……

暑热漫漫，贞观外公所以会选在早晨读课，念书；等吃过午饭，通常人人手上，会有一碗仙草、爱玉。

贞观吃这项，总是最慢，往往最后一个放下碗，不知情的，还以为她一人吃双份。

久了以后，竟然隐约听到一个绰号，真个又是生气又好笑：“九顿伯母?! 什么意思嘛?!”

其实她心里猜着十分了，只是不愿意自己这样说出来。

银蟾等人笑道：“就是人家吃一顿饭，你吃九顿啊!”

“我吃九顿? 谁看见了?!”

“没吃九顿，怎么那么慢?”

“.....”

一嘴难敌两舌，贞观说不过众人，转头看男生那边，亦是闹纷纷：

“.....”

“不好! 不要! 换一个!”

“啊，想起来，昨晚叔公在树下讲什么‘开唐遗事’，好了，我要做徐懋功!”

“我做秦叔宝!”

“我做程咬金!”

“尉迟恭是黑脸啊！我又不像！”

“不像没关系，本来就是假的嘛！”

.....

银样还小，才五岁，只有站着看的份；剩下一个银定，就是不肯做李世民的！

“没有李世民，怎样起头呢？”

“那……看谁要做，我跟他换！”

“.....”

这边的银蟾见状，忍不住说 he 道：“哈，你莫大呆了！李世民是皇帝呢！你还不要——”

银定这时转一下他牛一样的大眼睛，辩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！阿公说过：第一蠢做皇帝，第二蠢做头家，第三蠢做老爸……还不知谁呆呢！”

原来有此一说，银川最后只得提议：“要别项好了！银蟾她们也可以参加；‘掩咯鸡’是人多才好玩！”

捉迷藏的场地，一向在对街后巷底的盐行空地，那儿榕树极多，须垂得满地是，不止遮荫，凉爽，还看得见后港的渔塍与草寮。

可惜的，它的斜对面开着一家棺材店，店里、门口，不时摆有已漆、未漆的杉板；不论大红或木材原色，看来都一样的叫人心惊。

“掩咯鸡”得到众声附和，算一算，除了银山大表哥外，差不多全了；贞观本来想去的，可是说来奇怪，前几个夜晚，她老是梦见那间棺材店……这两天，走过那里都用跑的……

“阿贞观怎么不去？”

“我……我爱困！”

大家一走；连小银祥都跟去了；贞观想想无趣，自己便走到阿嬷房里来。

她外婆的床，是那种底下打木桩，上头铺凉板的统铺，极宽极大；贞观悄声躺下，且翻了二翻，才知自己并无睡意。

老人家睡得正好，再下去就要给她吵醒……

贞观想着，立时站起，穿了鞋就往后园走。

她外婆的三个女儿，只有二姨是长住娘家的；为了二姨丈老早去世，只留个半岁大的婴儿给伊，如今惠安表哥十七八了，在台南读高中，二姨一个人没伴，就被接回来住了。

今儿贞观一脚踏入房内，见着她大妗、二姨的背影，忽地想通这件事来——自己母亲和阿妗们，为何时常来此；她们摸四色牌，坐上大半天，输赢不过五块钱，什么使她们兴致致呢？原来她们只为了陪伴寡嫂与孀姊度无聊时光，解伊们的心头闷……

怪不得她外公不出声呢——

她二姨最先看到她，笑道：“好啊，阿贞观来了，每次伊来，我就开始赢！”

她三妗笑道：“这样说，阿贞观变成钱婆了，只可惜，钱婆生来大小心，看人大小目，扶起不扶倒——”

还未说完，大家都笑了；贞观有些不好意思，揉眼笑道：“三妗，你真

实输了？”

口尚未合，众人笑道：“你听她呢！不信你摸摸伊内袋，一大堆钱等着你帮伊数呢！”

说着就说到读书的事来，她二姨问：“阿贞观考学校考得怎样？”

她母亲道：“你问她呢！”

贞观回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把写的答案说给老师听，老师算一算，说是会考上。”众人都是欣慰的表情，独有她母亲道：“伊真考上了，也是问题，通车嘛，会晕；住宿舍，又会想家……才十三岁的孩子！”

她二姨问：“怎么不考布中呢？和银蟾有伴——”

“她们那个导师，几次骑脚踏车来说，叫我给她报名，说是读布中可惜，他可以开保单，包她考上省女！”

“……”

停了一下，她大妗提醒道：“阿贞观不是有伯父在嘉义吗？”

“是伊出生那年搬去的，这么大了，连面都没见过……”

……

听着，听着，贞观早已横身躺下，没多久就睡着了；小时候，她跟着大人去戏园看戏，说跟去看戏，不如说跟去睡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睡，每次戏完散场，都是被抱着出来的。

母亲或者姨、妗，轮流抱她，夜晚十一二点的风，迎面吹来，叫人要醒不醒的……

大人们给她拉起头兜，一面用手抚醒她的脸，怕小孩的魂留在戏园里，不认得路回家……

贞观这次被叫醒，已是吃晚饭时刻；牌局不知几时散的，她母亲大概回家煮饭了；左右邻居都羡慕伊嫁得近，娘家、婆家只是几步路。

眼见饭厅内灯火光明，贞观忙洗了脸走来。在外公家吃饭，是男女分桌，大小别椅的，菜其实一样，如此守着不变，只为了几代下来一直是这般规矩。

更小的时候，她记得银蟾跑到银定他们那桌，被三妗强着叫回来……

贞观是以后才听自己母亲说是：“女儿家，站是站，坐是坐，坐定了，哪里就是哪里，吃饭不行换座位，吃两处饭以后要嫁两家！”

她在厅门口遇着银月，问声道：“还没开始吗？你要去哪里？”

银月拉住她道：“捉迷藏还未散呢！大哥哥去找半天也没下落……谁还吃得下？”

贞观听说，亦拉了银月道：“走！我们也去找——”

话未了，只见银杏，银蟾几个一路哭进来；那银蟾尤其是相骂不落败，挨打不流泪的番邦女，如今这样形状，众人哪能不惊？

“什么事啊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连连问了十声，竟是无有响应；贞观二人悄声跟进厅内，见大人问不出什么，只得走至银蟾面前，拉她衣服道：“阿蟾，你怎样？”

“哇——”

这番婆不问也罢，一问竟大哭出声……

贞观三舅只得转向呆立一旁的银定问道：“到底怎样了？银山不是去找你们回来？他自己人呢？”

银定嗝嗝道是：“……大哥哥叫我们先回来，他和二哥哥、三哥哥还要再找——”

众人眼睛一转，才发觉银祥不见了。

“银祥人呢？”

这一问，男的又变得像木鸡，女孩子却又狠哭起；贞观四姪顾不得手上端的汤，一手抓了银蟾问道：“怎样的情形，你与四婶说清楚！”

番婆揩一下泪水，眼睛一闪，泪珠又滴下颊来：“……大家在‘掩咯鸡’，阿祥不知躲到哪里去……”

“有无四处找过？”

“都找了——找不到，我们不敢回来，可是大哥哥——”

不等伊说完，众人都准备出发去找，却见棺材店的木造师傅大步跨进来，慌慌恐恐，找着贞观外公道：“同文伯，这是怎么说起——你家那个小孙子，唉，怎会趁我们歇困不注意，自己爬入造好的棺木内去躲……”

四五个声音齐问道：“团仔现在呢？”

“刚才是有人来店里看货，我们才发觉的……因为闷太久，已经没气息——我们头家连鞋都不顾穿，赤脚抱着去回春诊所了……头家娘